

普式庚詩選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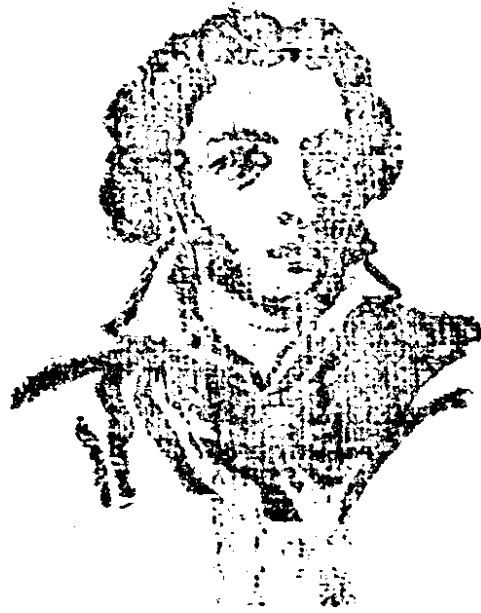
高加索的俘虜



曹幸譯

桂林中流書店印行

普式庚詩選



高加藥的俘虜

曹辛編

桂林 中流書店印行

人必須從曾式庚學起思想機動

——托爾斯泰

★ 次目虜俘的索加高 ★

普氏展念續編作	高加高的俘虜	水城	馬車的俘虜	給詩人	工作	小鳥	三泉	北風	夜
N·阿爾繪作	孟十遠譯	張十遠譯	林 蕭譯	孟十遠譯	孫 用譯	伯 希譯	苗鳳琴譯	葉子遠譯	葉子遠譯
一	六	五	十	八	七	五	四	三	二



我的聲音，對於你又頹唐，又歡喜。

攪擾了暗夜的沉寂。

一枝孤燭悲哀地在我旁邊燃燒；

我的詩流動，消隱，響如潮，

這些愛的溪流如此擁着你流，

在黑暗中，你的眼睛幻異地向我引誘，

牠們向我微笑，我又聽到您神聖的聲音，

「朋友……溫柔的朋友……我愛……我屬於您……屬於您……」

——李文望譯



北風

威嚴的北風，你爲什麼

把池沼裏的蘆葦吹彎？

你爲什麼那樣憤怒地

把雲朵趕到遠遠的天邊？

不久天色還曖昧地

包裹在層層的黑電裏；

不久高崗上的橡樹

還驕傲着它底高貴的裝飾。

但你起來了，你奮激了，

你在威嚴與光榮中叫吼，——

你吃鬪了驕傲的橡樹，

你將凶惡的雲推驅走。

你從此讓太陽底陽光

快樂地照耀，

讓和風在雲端遊戲，

讓草輕輕地動搖。

——五十週年

此詩作於一八二〇年。

三泉

一八二〇年。

平靜，寂寞，無涯的曠野中，

——五十餘里

有神秘的三泉在噴湧：

一個是「青春之泉」——

——孕蘊着劇烈的不穩氣息，

輝耀，喧囂，洶湧迸流。

一個是「詩泉」——浮蕩着靈感之波，

使追放在曠野的人們沉醉陶陶。

還有一個是「忘記之泉」——

這個最能溫柔地濕潤那渴饉的心窩。

——清風葉可樹譯

小鳥

在他鄉，

我也謹守住

故國古代的習俗：

當春天的

明麗的日子，

我將小鳥放出去，

讓它恢復自由；

這樣，

我便感覺到安慰。

怎能對上帝埋怨？

當我此於子伯石

於此則建國也

——伯石

工作

這已經是很久的時候了，繁雜的工作居然成了。

爲什麼這不可測的變態都幽默的緊圍着我的心？

是不是，我的工作完了，我像無用的工人似的站着，

也經常到了報酬的，對於新的工作就成爲生人？

我所擔負的工作，是不是在夜的靜默的同伴，

和他們的朋友——那金髮的聰明和爐邊的諸神？

87

給詩人

詩人，不要尊重人民的愛情！

霎時間的騷音傳來狂歡的讚歌，

你聽那是愚者的判詞，羣衆的冷笑；

但你要堅持着你的剛強，嚴肅與冷靜。

你，沙皇；一個人獨過自由的尊貴生活吧，

願自由的聰明飛進你的胸窩，

完成那可愛的思想之果，

不須要權貴者酬報你的勞苦功高。

你有你自己的高等法庭；

審判會極嚴地裁判你自己的勞動。

你嚴嚴地審判家是否不滿意人民？

不滿意嗎？讓羣衆去責罰他，

他在你燒着火的祭壇上吐唾，

鬍皮兒童似的搖動你自己的「三脚架」啊。

注：註「三脚架」——古代羅馬宗教儀式的用具，即鼎類。

馬車的生活

雖然時常有一些重量的運動，

馬車却還是滾轉着它輕快的車輪。

有時，車夫的頭髮已斑白了，

但是卻幹練而敏捷的——忠於他的職守。

我們在馬車中輕着的上車，

在詢問我們的乘客前線。

安穩的臥以利用着這的亮麗。

我們在那裏，在那裏，在那裏，上動着馬力。

中午纏着我們魯莽的圍欄。

然後搖擺而上。現在要請留心着規律吧。

又被轉過了坎^①，車身兇猛的搖蕩，

我們憤怒的尖號：「喂，你舒服的，白癡！」

獨潭滾上，沒有陷阱邇遙。

趨近黃昏，更現着老練，

我們瞌睡着了，作為晚上的住宿，

老馬車夫却不停的駕上。

林 菁

水妖

往時，有個僧侶在湖邊的

茂密的橡林裏禱告。

他總是苦著地修行。

戒食，斷欲，練道。

老人已經用鐵鑿製成地。

給自己掘了墳墓，

斷斷求給他一次。

聖者們那樣的快樂超度。

一次，是夏間，在自己底

——林 游樂

傾斜的泥舍門樑旁邊，

這位老人正禱求上天，

橡林漸漸黑暗了，

湖上騰起了霧煙，

雲端的美麗的月兒，——

靜靜地貼着天空流轉。

這時僧侶開始望着湖面……

望着，不由得充滿了恐怖；

他自己也想不懂……

他看見：波浪翻騰了，

隨後又突然平靜……

後來突然……輕得好像夜影。

白得好像丘岡上的新雪，

一個裸體的少女出來了——

靜默地坐到岸邊。

她望着年老的僧侶，

一面梳着濕濕的細髮。

修行的僧侶驚濤得戰慄了，

却又貪看她底美麗的容華。

她用手摀他，

迅速地點着頭……

隨後突然像一顆流星，——

墜入千步瀾般的激流。

飄飄的老人整夜沒有睡覺，

也整天不會祈禱：

他管不了自己底思想，總看見

有個少女底妙影站在面前。

橡林又蒙上了黑暗，

月亮出到雲端遊戲，

那個少女也再坐上湖邊，——

動人地，蒼白地。

她望着，點着頭，

遠遠地吻着老者，

她嬉戲着，拍弄着波浪，

笑着，哭着，好像一個孩子。

地向僧侶呼嗎。溫柔地呼着……

「僧侶，僧侶！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

隨後她忽然沉入晶明的波浪裏；

一切又在女鈔的靜寂中了。

在第三天，熱情的隱士

又走近迷人的湖邊——

等待着美麗的少女，

他底影子綸在樸樸之間……

早晨趕走了夜的黑影，

人們都到湖邊等着僧侶

祇有孩子們發見湖上

飄着一些灰白的翰墨。

此詩作於一八一九年。

三十五

五

高加索的俘虜

獻給

尼古拉·尼古拉未奇·拉耶夫斯基。

我底朋友，你帶着微笑，

來接受自由的文藝女神底贈物吧：

我獻給你被擯棄的七弦琴底激唱

和自己底靈感的悠暇。

當純潔的，無安慰的我毀滅了的時候，

當我從各方獲得辯勝的私語的時候，

當叛變底無情的劍，

和愛情底靈夢

苦悶了，我寧了我的時候——

我在你近前還能發見安靜；

我安心地休息了——我們彼此曾是愛過。

暴風雨在我頭上鉤纏別處？

我在平安的避難所裏向神祇們祝禱……

當可悲的離散的日子

我底默思的聲音

使我想起了高加索，

那裏有幽暗的別絲圖（註一）、嚴肅的羅士。

小街和世界，五個圓屋頂的領主（註二）。

這對於我是新的帕爾那斯（註三）。

我能忘記那礮石的高峯？

在安靜底懷抱裏剛纔開花，

當選的幼年，你就驕傲地飛起，

隨着英雄父親，

去到血惡的曠野，敵人的箭矢底煙霧之下。

祖國動情地留戀着你，

好像對於可愛的綠祭品，好像對於希望底忠實的花。

我早就認識了悲哀，久已被迫害攫捕，

我是誹謗和復仇的愚漢底犧牲物；

但心被自由和忍耐堅固了，

我冷靜地等待着更好的日子，

我底朋友們底幸福。

將給我以甜美的安慰。

（第一部）

在小村裏，幾個閑散的且爾克斯人，
正坐在自己底門檻上。

高加索兵子孫們

談到戰爭的、可怕的驚慌，

談到自己底馬匹底優美，

談到粗野的柔滑底歡暢；

他們想起從前的時日中——

那些無抵抗的侵襲，

狡猾的和他們底詭計，

他們底殘忍的刀劍底衝刺，

不能躲避的箭矢底中的，
一些被毀壞的村落底灰燼，
和一些黑眼睛的女俘底親密。

談話在靜謐中奔流着

月亮在立的雲霧裏游泳着……

突然他們面前出現一個騎馬的且爾克斯人，

他川流不息（註四）迅速地曳來一個年青的俘虜，

「看哪，俄羅斯人！」掠奪者怒喊道。

小村應着他底聲音，

跑來了成羣的殘酷的人；

但冰冷的、壓了的俘虜，

帶着個不成形的頭顱，

好像一具死屍，不動地躺著。

他沒有看見敵人們底臉，

他沒有聽得惆悵和叫聲；

在他上面飛翔着一個死亡的夢，

正用赤往的寒冷呼吸。

年青的 很久久地

緊在深沉的昏迷。

中午已經在輪底頭上，

燃燒在愉快的光輝裏；

生命底精神也在他身上甦醒了，

從那裏傳去了不清晰的呻吟；

破日快圓了，

木頭的人將膝地拾起下身……

疲憊的眼光向周圍轉了一圈……

於是他看見：不能攀登的高山，

在頭上聳起了峯巒，

雖然民族們底哀痛，

且爾克斯的不整齊的茶園。

俘虜想起了自己底青春，

好像一場可怕的噩夢，

這時他聽到：他的鎖着的兩腳，

突然發出響聲……

這可怕的聲音說明了一切，一切！

自然界在他面前黑暗了。

別了，神聖的自由！

他是一個奴隸。

他站在小泥舍後面——

新練的障籬旁邊。

且斯克斯人們在田野裏，沒有監視者，

空虛的小村裏一切都靜默着。

他面前是荒寂的平原，

好像一座祭壇的帷幔；

那邊是丘陵底同一形狀的高頂，

塊塊似地鋪張開去；

它們中間有一條幽僻的道路，

消失到不愉快的遠方；

年青的作虜底心胸，

因為憂愁的思慮開始動蕩……

那長長的道路是往俄羅斯去時，
往那國土去的。在那裏他無憂慮地，
驕傲地開始了自己底青春，
在那裏他認識了最初的快樂，
在那裏他愛過許多可愛的人，
在那裏他擁抱過重大的痛苦，
在那裏他因暴風雨的生活，
毀滅了希望，快樂和志願，
他把那些最好的時日底回憶，
也在枯萎的心裏鎖閉。

他經驗了世界和人類。

知道這虛偽的性所底價值。

他發見在朋友們底心裏有陰謀，

愛情底幻想裏是一個愚蠢的夢，

他早已厭倦卑鄙的浮華，

和國語會不調諧，

學道的教誨

和因這些習慣而得的犧牲，

社會底隱匿者，自然底朋友，

他捨棄了粗劣的產業，

懷着自由底快樂的幻想，

飛向遼遠的邊境。

自由！在這荒野的世界裏，

他還孤獨地尋覓着你。

心被苦難所毀壞，

對於幻想和熱情已經冷却，

他感傷地疑視着

被你付與了靈魂的歌曲，

並且懷着信仰，和用熱烈的祈禱，

抱住了你底驕傲的偶像。

完了……他在世界上，

看不見任何的希望底目的，

連你們，最後的幻想，

連你們也已經從他底避。

他是一個奴隸。

腦袋斜靠在石頭上，

他等待着，想跟隨逝去的晚鐘，

滅掉悲慘的生命與火燄，

並且滿含着墳墓的門。

太陽已經在山後漸漸黑暗，

遠遠傳來喧噪的燕叫聲，

人民正從田野走向小村，

閃耀着明亮的鐵刀。

帶回來了，屋子裏點上了燈，

嘈雜的喧嘩漸漸靜了，

一切都在夜的陰影裏，

被靜靜的溫柔擁抱。

遠處閃爍着山中的泉水，

從石壁間奔瀉而出；

高加索的入睡的山峯，

穿上了黑雲的喪服

但那是誰，在深沉的靜寂中，

踏着月光，

悄悄地走來？

俄羅斯人看清了。在他面前，

立着一個年青的且爾克斯姑娘，

帶着溫柔的、沉默的感蕙。

他靜默地聆聽着那個姑娘，

一面想：這是一個虛妄的夢，

疲倦的感蕙底空幻的遊戲。

月光微微地照着，

她帶着安慰的哀憐的微笑，

俯下了兩膝，

用手輕輕地向他底嘴唇，

送上清涼的發酵的馬乳（註五）。

但他忘記了健身的餐杯；

他用飢渴的靈魂掙扎着，

愉快的言詞底迷人的聲音，

和年青的姑娘底視線。

他不懂得異族的言語；

但親切的眼光，兩頰底熱燒，

和溫柔的聲音都在說：

活下去呀！——於是伊底蘇醒了。

他集聚了殘餘的力量，

在溫柔的命令下，這曠野的人，

給起身來用慈悲的杯子，

饑餓了疲憊的乾渴。

隨後，又把昏重的腦袋，

斜靠在石頭上了；

但他底消失了的視線，

還是注向年青的且爾克斯姑娘。

她久久地，沉思地，

坐在他面前；

彷彿想用不出聲音的同情，

給這個心扉一些慰安；

每一時刻嘴唇都下意識地張開！

隨着將開始的言語；

她嘆息了，許多次，

眼睛裏充滿了淚水。

一天緊隨着一天過去，好像影子。

繫着鎖鏈的俘虜，在山裏，牲畜羣旁邊。

送走了每一天。

洞窟底潮溼的清冷。

覆蓋着他，在夏季的暑氣中；

一期銀色的新月。

照着憂鬱的英橫的時候，

且爾克斯姑娘就從陰影濃密的小徑。

給你帶來酒。

馬乳，蜂蜜，鮮蜜，
和雪白的黍米；

同他分享着秘密的晚餐；

溫柔的眼光撫慰着他；

曖昧的語句混合着，

兩隻眼睛和一些表示愛慕；

她給他唱山歌，

和幸福的哥魯金（註六）歌曲

一面把焦急的記憶，

交給異邦的言語。

她是最初用純潔的靈魂，

愛了，知道了幸福；

但這個俄羅斯人早就失決

青年生不底情愁：

他不能夠拿心回答，

少女的坦白的愛情——

也許，他害怕回憶，

感却了的愛情底夢。

我們底青春不是忽然枯槁，

快樂也不是忽然向我們投來，

我們還不會有一次

擁抱過那意外的歡快；

但你們活潑的戀愛，

初戀的愛情，

那無底天堂的火酒，

你們再不飛來了。

顯然，這個絕望的俘虜，

對於愁慘的生活是習慣了。

他把囚禁底痛苦，騷亂的情激，

都深深埋藏在靈魂裏。

他匍匐在悶鬱的岩石中間，

當吹着晨風的拂曉時光，

就將凝固的視線

射向灰色的，紅色的和藍色的

遠山底峯巒。

一些壯麗的畫圖！

積雪底永恆的寶座，

那些山峯在眼前，

變成一條靜止的雲的索鏈；

在那些山峯當中有一座雙頭的巨龍，

戴着閃亮的冰冠，

是偉大的、莊嚴的埃里勃羅斯（註七）。

在藍色的天空染了一塊白斑。

當暴風雨底先驅散佈着雷電，

提起曖昧的轟鳴的時候，

伴廣常常去到村上，

不動地坐在山頭！

雲霧在他底腳下冒煙，

曠野上騰着飛翔的蒸氣；

驚惶的牝鹿，

在岩石中間尋覓避難所；

鷹鷂從山巖上飛起，

在天空裏互相呼啼；

馬羣底喧噪，牲畜羣底吼騰，

已經被暴風雨底聲音淹沒……

突然在山谷裏——雨初起，

穿過雷電，從雲端投下來了……

驟雨好像險急的浪濤，

圍着古老的石頭疾轉，

雨的急流益傾而下——

可是停滯，却一個人

在山頂上，雷電的雲霧後面，

等待着太陽歸還，

這像雷雨所達不到的人，

帶着一種快樂凝視着

暴風雨底虛弱的呻吟，

但那奇異的民衆，

誘惑了這歐洲人底全部的注意。

伴處在山人們中間觀察了

他們底信仰、性靈和教育。

他愛他們的生計底單純，

駁學較學的渴慕，

所渡時態底敏捷，

脚底穩快，手底力量。

他整襟靜地看着。

有時候敏捷的且爾克斯人，

在廣大的曠野上，順着山嶺，

戴着羊毛的皮帽，穿着黑色的外褲，

穿着皮褲，用強健的腿，

踏着馬鞍，

任着駿馬自由地飛馳，

從早晨到戰爭的訓練。

他喜歡軍人的和普通的

衣服底美麼。

且爾克斯人被軍器圍裹着：

他因它們而驕傲，被他們所安慰。

他身上的鎧甲，火槍箭袋，

康班（註八）的弓，短刀捕繩和繩。

這是他在工作時候和閒暇時候的，

永久的朋友。

沒有什麼阻難他，

沒有什麼使他顧慮：徒步，騎馬，

他都一樣，總是那同樣的，

不屈服的，剛強的態度。

這疏忽的哥薩克們底禍患，

他底財富只是一匹駿馬，

這山地的馬羣底養子，

是忠實的，善於忍耐的伙伴。

在洞窟，或繁茂的草裏，

狡猾的強盜同他藏在一起，

突然用不及防的箭矢，

射中了族人，他就急馳上去。

他底勇敢的打擊在一瞬間，

解決了一場正義的鬥爭，

於是飛起網捕繩，

擲獵網者更往山谷裏。

馬用出全部體力跑去，

充滿了烈火似的勇敢，

牠底一路是沼澤破地的松林，

樹叢；岩石和狹谷：

血的痕跡在他身後奔跑，

蹄音散佈在荒野；

灰色的急流在他面前喧騰，——

牠躍進沸騰的深處，

於是那個被投入水底的旅人，

吞了不潔的波浪，

他無氣力地乞求着死，

並且發見死就在自己面前……

但英勇的馬，像一隻快箭，

把他帶上了起泡的岸邊。

或者捕獲了敵方的奸細，

就要被震怒地沉下河去，

當沒有月亮的夜底陰影，

儼然上崗丘在額幕帷的壇的時候，

且爾克斯人就在年久的樹根上，

樹枝上，周圍地掛起了

自己底戰爭的鎧甲，

盾牌，外套和護胸，隨後

既有箭袋和弓——跟着他，

這不疲倦的，堅毅的英雄，

變進迅疾的波濤之中。

深夜。河在吼叫；

激健的激流，

把他順着荒僻的河岸送去，

那裏，在一些凸起的墳墓上，

哥羅底們正倚着槍矛，

望着河裏的黑暗的奔騰的激流。

但沿過他們面前，在黑暗的河裏，

浮游着那健底波濤……

甚麼還有什麼？哥薩克！

隨處隨處在旧的戰鬥。

這生命的戰場上的自己底軍隊！

聯軍底如雲的劍鋒！

聯軍底？……一個騙子的夢！

別了，自由的村落（杜坎）。

父親底家宅，靜靜的頓河！

戰爭和愛慕的時刻！

秘密的敵人舉劍了！

從背後裏取出利箭！

箭發了，那個哥薩克！

就跌下了被血污染的鞍馬。

雷雨的時日，

里爾克斯人同自己底安穩的家庭

坐在祖傳的住宅裏的時候，

坐在衣堆裏展着眼睛，

走在荒山裏的晚歸的人，

跳下了忠實的馮，

遺棄之的來將走進他底屋裏，

阻鉄地在火旁邊坐下，——

這時寬厚的主人，

熱懇地站起，表示歡迎，

一面在香郁的杯子裏，

給客人斟上迎風的紅酒。

在潮濕的外套下面，在多煙的小屋裏

幾人聽了甜甜的夢，

到第二天早晨他已醒來，

心招待客人的寂寞。

每年一到除齋節。

年宵人就成羣地聚起來，

用這些遊戲代替消遣：

或者，買滿清的一袋羽箭，

他們去射擊遠處的鵝鴨；

或者，掛成長長的一列，

站在輪梭的丘崗高處，

一聽到發出的命令，他們就

突擊而下，彷彿許多匹鹿鹿着地。

揚起的灰塵遮蓋了曠野，
伴著他們的是整齊的足音。

這但單調的世界，

便為戰爭而生的心煩悶，

於是閑散的自由的消遣，

常常被殘酷的遊戲接代。

常常有巨刀威嚇地閃爍。

在聚會時的營養的嬉戲中，

和奴隸們底頭顱飛在宴席上，

青年們在快樂中拍着手。

這但那個俄羅斯人，

冷靜地看著這些娛樂。

他從前愛過光榮底遊戲，

並且曾經憧憬於毀滅底渴熱。

無情的榮譽底奴隸，

他看見自己底最後已近，

剛毅地，冷靜地，在決鬥上，

迎接着不幸的槍彈。

也許，他在沉淪了的思慮裏，

這時候想起了，

被朋友們圍繞着，

他同他們喧嘩地照飲着的日子，

他或許痛惜那些過去的日子，

那些欺騙了希望的日子，

這好樣的八哥變了，
遊戲底殘酷的單純，
同時在這面正確的鏡子裏，
讀出了野蠻人民底性質——
他却把自己底內心的動作，
隱藏在深深的靜默中，
而且在他底高高的額上
一點也沒有變樣。
殘酷而且爾克斯人們，
驚奇着他底冷淡的勇敢，
在自己人們中間，
用耳語談論着他個底俘虜。

（第二部）

山中的少女，你認識它們了，

內心的狂喜，生活底甜蜜；

你底灼熱的，天真的眼光；

透出了愛情和歡欣。

當你底朋友在夜的黑暗中，

用靜默的接吻吻着你的時候，

你被柔情和希望燃燒着，

你忘記了地上的世界，

你說：「可愛的俘虜，

高興起自己底憂鬱的眼光吧

播弄塵到我懷裏來，

忘記自由和故鄉。

我願意同你隱蔽在沙漠裏，

我的靈魂底帝王！

愛我吧，到現在還沒有人

吻過我底眼睛，

年青的，黑眼睛的且爾克斯人，

在靜謐的夜裏，

沒有向我底寂寞的森林致意；

我還姑娘是以駭懾

和剛強的美著名的。

我知道命運給我預備好了：

殘忍的父親和哥哥

打算把我換黃金的價額！

賣給別村的不可愛的男人；

但我對父親和哥哥懇求，

不是運氣，我要尋找劍和毒藥！

我完全被一種不可思議的，奇異的力量

引誘給你了，

我愛你，可愛的俘虜，

靈魂因你而陶醉了……」

但借悽着沉默的憐憫

看着多情的少女，

充滿了艱重的思念，

這河給路邊人的言語。

倦茫然了：往日的回憶

在他底腦裏緊緊地攢集起了

甚多有一次眼淚雨雹似地，

從眼睛裏流了出來。

愛情的憂愁，無希望地，

好像一塊重鉛，躺在心裏。

最後他在年青的姑娘面前，

吐出了自己底痛苦。

「忘記我：我不值得，

你底愛情，你底陶醉。

不要同我消磨那寶貴的日子，

去找別的青年人吧。」

他底愛情會給你代替，

我底靈魂底悲哀的冷淡；

他將是忠實的，他將

珍貴你底美態，你底柔媚的顧盼，

少女的接吻底熱烈，

火焰的言語底柔情；

沒有期待，沒有希望，

我將在痛苦底犧牲中枯萎。

你看見了不幸的愛情底痕跡，

靈魂的暴風雨底可怕的痕跡；

放棄我；但憐憫

我底悲慘的命運！

不忠的朋友，爲什麼以爲

魯不跌進我底眼睛來呢，——
在那種日子，當我信仰希望，
和恍惚的幻想的時候！

在那種日子，當月亮，密林，
海和暴風雨底自由的喧噪

少女的聲音，光榮底讚歌
還誘惑着貪婪的知慧的時候！

然而跪了……我爲了幸福死了，
希望底幻像飛了；

你底朋友在情慾上失掉習慣了，
對於柔情，感覺是僵化了……

用冰冷的猶疑

回答熱烈的接吻，

用淡薄的微笑

迎接充滿了淚水的眼睛，

那是多麼殘酷啊！

疲倦於無益的熱中裏，

沉眠於無感覺的靈魂裏，

在熱情的朋友底擁抱中。

思想到那個朋友該是如何地悲凄！……

當你那樣遲緩地，溫柔地

飲着我底接吻的時候

對於你，憂情底時光

是走得迅速而不靜；

你在沈靜中吞着淚水，

那時候，心不在焉的，憂愁的我，

好像在夢中，看見自己面前

有一個永遠可愛的形像；

我喊叫它，我傾心於它，

可是我靜默着，沒有看，沒有注視；

在自忘中我醉心於你

並且抱住那秘密的幻像；

因為它我把眼淚洒在荒郊；

到處它同我一起逍遙，

同時把陰暗的憂愁

裝入我底孤獨的靈魂。

把我的枷鎖，幽寂的幻想，

憶回，悲哀和眼淚留下給我。

你不能够分開它們。

他聽見了心底自白；

別了……伸出手來——握別離。

冷淡的別離不會長久地

煩惱女人的愛情：

愛情去了，愁悶就來了，

美麗的姑娘要再變的。

年青的姑娘坐着，

弛張着嘴，連眼淚也已哭乾。

朦朧的，溼滯的眼光

表現了無言的責認。

她蒼白得像一个幽靈，戰慄着，

他底涼涼的手。

騙在愛人的手裏；

最後，愛情底痛苦

隨着悲傷的言語流出來了。

「啊，俄羅斯人，俄羅斯人，

爲什麼呢，我不知道你底心，

我永遠地委身於你了！

少女在陶醉中

靠着他底胸兒休息未久，

命運把快樂的夜晚

這些遊民分計上幾百不多！

這些還有再來的時候嗎？

快樂已經永遠的毀滅了嗎？……

你痛苦能夠過去

我底無經驗的青春，

即使是由於一種憐憫，

用沉默，用矯飾的溫柔；

我將會以溫柔和恭順的苦心——

來快樂你的命運！

我將會守着夢底時刻，

安慰煩躁的朋友；

你不願意……但你底美麗的女友，

她又是誰呢？

你在愛着嗎？俄羅斯人？你要愛去嗎？……

底煩惱我明白……

你原諒我底哭泣，

不要嘲笑我底悲哀。」

她沉默了。眼淚和嘆息

壓迫着可憐的少女底心。

無言的嘴唇噙着責怨；

她失去感覺地抱住他底兩膝，

幾乎停止了呼吸。

伊厲用手輕輕地

扶起不幸的少女，說：

「別哭！我也被命運逼迫，

也經驗了心底悲哀。

不，我不會知道相互的愛情。

獨自愛着，獨自煩惱着，

而且我將熄滅，好像冒煙的火焰，

被忘在荒野的溪谷中間。

我要死在希望的河岸底遠方；

那個荒原將是我的墳墓；

遺棄，在我底被流放的骨骼上，

沉重的鏈子將要銹住！……」

夜間的光輝暗了；

在透明的遠方

露出了巍峨的雪山；

垂著頭，埋沒着眼光，

他們在黑暗中分離了。

夏日的早晨從這時候起，

原一個人圍繞着小村徘徊。

繫着從炎熱的地平線

一天天地重新升起；

夜裏隨着夜走去；

他徒然地渴望着自由。

或者是羚羊閃在樹叢中間，

或者是麒麟在霧裏奔馳，

他優愁喘着，用頭敲敲着牆壁，

聽着，不是瑪薩克躲在那裏嗎，

不是夜間的小村底破壞者嗎？

不是奴隸們底大膽的救助者嗎，……

他喊……但周圍全是靜默的；

祇有波浪在飛馳，在吼叫，

和野獸尋找着活人，

在黑暗的荒野裏奔跑。

一次，被禁錮的俄羅斯人

聽見在山裏傳着軍隊的口令：

「到馬羣去，到馬羣去！」人們跑着，吵着：

銅的馬勒敲着響，

外套閃着黑色，甲冑放着光，

背上了鞍的馬蹄騰着了；

全村都預備着攻擊了，

於是戰爭底相野的子孫們

從山崗湧到了河裏，

隨後順着庫班河岸滑下，

去搜集強迫的租稅。

小村靜了；在革命旁邊，

太陽光下睡着守家的牝犬。

棕色的裸體的兒童

在自由的遊戲中喧噪着；

他們底曾祖父們坐在周圍；

胡靈從煙管裏升起，盤旋地能盤旋。

他們靜默地聽着

少女們底熟悉的歌唱——

於是老人們底心變年青了。

且爾克斯的歌

這裏是夜的靜默；

河裏跑着響亮的漩渦；

疲乏的哥薩克正在打盹。

歇倚着鋼製的槍矛

那團吧，哥薩克，在夜的靜默中

契頓（註十）人從那靜默中。

二

哥薩克與哥薩克

順着河岸，曳着魚網；
哥薩克，你要沉溺在河裏，
像小孩子沉溺一樣，
你正划得緊疾的時候，
契動人從河那邊來了。

三

在藏寶的河水岸邊，
聚圍着許多富足的村莊；
快樂的環舞正在跳着。
跑吧：俄羅斯的姑娘，
快跑回家呀，美麗的人們，
契動人從河那邊來了。

姑娘們這樣唱着。俄國斯人坐在河邊，
幻想着逃跑；

但囚人的鎖鏈是沉重的，

深深的河是迅疾的……

當這時候，天色暗了，曠野靜了，

岩崖頂上黑了；

月亮底蒼白的光輝

照着小村裏白色的泥舍；

鹿在水邊打着盹，

遲歸的鷹底叫聲也靜下了，

馬羣底遠遠的蹄音

被山谷沉悶地重複着。

這時候聽見有一個人……

少女底面紗閃耀了，

隨後就看見她悲哀地，蒼白地，

向他走近了。

美麗的嘴唇尋找着話語，

眼睛裏充滿了憂鬱，

她底頭髮好似黑的波浪，

垂放在肩上和懷裏。

在她底一隻手裏是一把鋼劍，

在另一隻手裏是一把亮晶晶的鋸；

少女似乎來赴秘密的戰場，

來立戰場的功績。

擡起眼睛看着你，

「逃走吧！山裏的少女說；——」

無論哪裏且爾克斯人也遇不到你。

快些，不要糟蹋夜間的時光；

拿去這把劍，——」

什麼人在黑暗中也不會發見你底踪跡。」

用戰慄的手握起劍，

她向他底脚彎下身去；

鐵在鋸下吱吱的發響，

不由自主的眼淚滾下了，——

鎖鏈鏗然一聲斷開了。

「你自由了，——她驕說：——」

「逃走吧！」但她底昏亂的凝視

表現了愛情底激發。

她煩惱了，高聲的風，

吼嘯着捲揚着她底衣巾。

「啊，我底朋友！——俄羅斯人嘆息了：——」

我永遠是你底人，我到死是你底人！

我們兩人拋棄這可怕的地方，

你同我逃走……」

「不，俄羅斯人，不！

生活底快樂，它消失了，——」

我知道了一切，我知道了快樂，

但一切都過去了，連個影踪也沒有了，

不對嗎？你愛過另一個人……

去找她吧，愛她吧！

因為什麼我還要痛苦，

我底悲哀又因為什麼呢？……

別了！愛情底祝福

將每時每刻和你同在。

別了，——忘記我底痛苦，

伸給我手……最後的一次。」

他把手伸向且彌克斯姑娘。

懷着復活的心向她投去，

於是離別的長吻

封鎖了愛情的結合。

手牽着手，充滿了憂傷，

僅們在靜寂中走到河邊，……

俄羅斯人墮入了喧騰的深淵，

游着，激起了浪花，

因纏達到對面的石岩，

剛纏攀上石岩了……

突然波浪洶湧地響了一聲，

遠遠地聽見了呻吟……

他踏上了荒野的河岸，

然後着……

池浪閃爍着，照亮了河岸，

但不見了年青的且爾克斯姑娘，

無論山下，無論水邊……

一切是死寂的……在沉睡着的岸上

祇聽見輕快的風聲，

在月光下的飛逝的水面上

搖蕩的圓教消失了……

他全都明白了……他用告別的眼光

看了最後的一次：

向荒蕪的小村和它底柵欄，

向他在那裏牧過牲羣的田野，

向他在那裏曳着枷鎖走過的懸崖，

向中午時他在那裏休息過的小溪，

當殘酷的且爾克斯人

在山裏唱着自由的歌曲的時候。

濃密的黑暗散佈在天空了，

白雲猶在黑暗的遠方了，

晚霞昇起了。

解放了的俘虜

在長長的小徑上走着，

不久在他面前的霧裏

透出了俄羅斯的刀劍底光輝。

聽見守衛的美薩克們

站在墳墓上互相呼叫了。

結語

這文藝女神幻想底敏捷的朋友，

向亞細亞底境界飛去，

並且爲了給自己做了一頂花冠，

採了高加索的野花。

生長在戰爭中的民族底粗織的服裝

誘惑了她，

這女魔術家也常穿着這樣的

新衣服出現在我面前；

他圍繞着荒蕪的小村，

獨自地在岩石中間逍遙。

並且在那裏傾聽着

孤獨的少女們底歌唱；

她喜愛軍隊的營房，

勇敢的哥薩克們底擾攘

墳墓靜謐的棺龕，

喧噪和馬羣底嘶鳴。

歌曲和故事底女神，

充滿了回憶，

她也許就重復

嚴酷的高加索底傳奇：

她講一些遼遠的國土底故事，

古代的姆斯既司拉夫（註十一）底決鬥，

叛變和俄羅斯人死亡

在復仇的哥魯金人底懷裏。

並且我要歌唱那個光榮的時辰，

當喚到了血腥的戰爭，

在憤激的高加索

舉起了我們底雙頭鷹（註十二）的時候，

當在白色的且列克河上

俄羅斯的銅鼓底轟鳴

首先吶喊着戰爭

和在戰場上，帶着無敵的威儀，

走出奔發的契勒諾夫（註十三）的時候。

我也歌唱你，英雄，

勒，即特長列夫斯基（註十四）！高加索底殺人惡魔！

無論你暴風雨似地跑到哪裏——

你底行踪，好像黑疫病，

就毀滅了傾覆了那裏的種族……

你如今拋棄了復仇的劍，

戰爭已經不使你喜歡；

被世界疲倦了，在光榮底創傷上，

你嘗受着家庭生活底安謐和平靜……

但是看——東方起了戰爭！……

高加索垂着雪白的頭，

鎮靜着，——耶耳莫洛夫（註十五）來了！

戰爭底狂暴的叫喊平靜了！

一切屈服於俄羅斯的刀劍了。

高加索驕傲的子孫們，

你們抗戰了，你們可怕地毀滅了；

但你們底血沒有救了你們，

不論美麗的冑甲，

不論山，不論悍馬，

不論愛情底粗野的奔放，

也沒有救了你們！

這汪相似巴泰民族，

高加索背叛了曾祖父，

他忘記了無厭的罵聲底聲音，

放下了戰鬥的弓箭。

你們潛居到峽谷裏去，

放他毫不畏懼地走來，

同時傳說底黑暗的流言，

報告着你們底刑罰……

——五十邊譯

此詩作於一八二〇——二一年。

註一：別絲圖——山名。

註二：意思是住着有五個圓屋頂的房子的土地傾主。

註三：帕爾那斯——希臘山名，神話裏說詩神的寶座設在這

地方。

註四：捕繩——一端上有活套的繩子，可於數丈外拋向目的物，多用以捕馬或野獸。

註五：用乳——亞西亞的山民及遊牧民族把這認爲最好的健康的飲料。

……哥魯金——英名 GEORGINA——高加索地方的一個民族，今爲蘇維埃聯邦之一。

註七：埃里勃露斯——高加索有名的高山。

註八：庫班——河名，此處產弓。

註九：指哥薩克兵屯住的地方。

註十：契勤——英名 *A Tchercherian*，高加索山地的民

族之一。

註十一：姆斯既司拉夫——人名。

註十二：雙頭鷹——舊俄羅斯的國徽。此處指旗幟。

註十三：柴勒諾夫——侯爵。

註十四：印特良列夫斯基——人名。

註十五：耶耳莫洛夫——人名。

茨園

一大羣熱鬧的茨農

沿着柏藤臘比游蕩。

他們今天過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爛的蓬帳。

自由自在的，還有天做他們的蓬，

好快樂的過夜，他們的和平的夢。

好些車輪中間，

一半蓋着地毡。

點上了燈，一家人

圍着就預備晚飯。

他們的馬在乾淨的田地上放着。

窪地後面二隻鹿開了鎖鍊躺着。

曠地中間。一切

都是污濘濘地。

小孩子叫着。

娘兒們唱着。

還有車上的

行軍隨着。

這些人家，一舉

就又要上的。

他們要有心事

也是怪和平的。

游蕩的營帳架下了。

沉寂的曠地也來了。

靜悄悄的曠地，聽得見的

也就只有馬嘶跟狗吠了。

那兒也再看不見火光，

什麼都安靜，只有月亮。

高高的獨個兒在天止

照着那靜悄悄的營帳。

一個營帳裏面

老頭兒還沒有睡着，

他坐在炭跟前

借一點兒火氣烤着，

看着那遠遠的田地

罩滿了夜裏的霧氣。

他有個年青女兒，
到荒田去玩了，
她那自由的性兒，
就這麼遊蕩慣了；
她來是要來的，
可也已經太晚了。
月亮送着雲兒
要分手也就訣了。
真妃兒，真妃兒呢怎麼還不來
老頭兒這頓窮飯也要冷完了。
啊，她來了。跟着她後面走的
那個人，年紀很輕哪。
老頭兒是從來也沒有見過的。

姑娘說：「我的父親哪，

我同得個客人：我在墳場

荒地上找着的他，

我叫他來到咱們的營帳，

讓他這兒過夜罷。

他說，他要做父親

跟我們一樣。

箱門裏要捉他，

我可要保護他。

她名字叫阿樂哥，

願意到處跟着我。

老頭兒：——

我很高興。

就在咱們這帳

裏面的草堆上

過夜也行。

要是你真願意

留在我們這裏

一塊兒來幹這苦命

那也沒有什麼不行。

準有你的麵包，

準有地方睡覺，

你就做了我們的人。

只要成了賊成，

誰就說我是窮困，

誰就自由得狠。

咱們明天清早起身。

就一塊兒趕着車動身。

隨便你找個什麼事做做。

壞鏗呢，阿樂哥？

還是你會唱歌，

帶隻熊到村莊上去走走？

阿樂哥：——

我留着不走了。

真兒兒：——

他是我的——

誰也不會來把他趕走的！

啊呀，已經是大晚了……

彎彎的月色落山了，

田地都已經給霧蓋住了。

夢醒來了，我真熬不住了。

天亮了。老頭兒輕輕的

繞着那個沒有聲音的

篷帳走着。「起來吧，

真妃兒，太陽也出山了，

我的客人，醒醒吧！

孩子們，好夢別太食了。」

大家都起身了，好熱鬧，

篷帳折了，車子準備好，

這麼一大羣的人

大家一塊兒動身，

那好空曠的平原上，

後面老的少的，家婆男女，
前面還有小孩子，騎着驢；

驢背上兩個大筐，
一邊一個的掛着，
孩子在裏面要着。

叫喚着，鬧着，

茨岡的歌唱着，

熊也在叫着，

牠的鎖鍊響着；

花花綠綠的是破爛的衣服，

小孩子老頭兒都光着脊骨；

狗的叫聲，咬聲，人說話的聲音，

還有嗚嗚呀呀的車子的聲音。

這是多麼煩雜，多麼野腔野調，

可是，一切都活潑潑地安靜了，

沒有我們那種死沉沉的情調，

沒有那樣的安閑生活的單調，

——只有奴隸的歌謠

才會單調無聊。

儘看着空曠的荒地

那年輕人是在煩悶，

憂愁的原因好秘密，

自己都不敢問一問。

現在他是個世界上的自由人，

黑眼睛的真妃兒同着他

太陽也很快樂的照着他，

中午的陽光美麗得那麼愛人。

年輕人的心可還在跳動，

他擔心着什麼。這樣心痛？

你看罷，看那上帝的鳥兒，

牠不用勞動也不用擔心，

夜長呢，樹枝上睡個覺兒，

那裏爲着做窠兒去操心。

太陽出來了，

拍拍翅膀就要飛的

鳥兒唱歌了，

好嗓子是上帝給的。

春天景緻是最好，

等到熱過了一個夏天，
晚秋就又是霧又是煙，
人要苦悶要煩燥，
鳥兒可遠遠的飛去了。
飛過蒼茫的大海，
飛到暖和的天邊去了，
等到春天再來。

他也像隻無憂無慮的鳥，
給人趕出來了，到處漂流，
靠得住的寒兒，向來沒有，
無論什麼，他一概受不了。
四面八方，那兒都是他的路。
到處的草堆都算是他的牀，

早晨醒來，聽那上帝的調度，

一天到晚就這麼吊兒郎當。

要過活固然

總要用些心機，

可是他的懶

使他死心塌地。

神妙的福星，有時候

意外的降臨，他要有

這樣偶然的運氣，

就過得堂皇富麗；

孤零零的他，

頭上也不止打過一次焦雷。

可是他管嗎？

他總是馬馬虎虎倒頭就睡。

就這麼過活，

管不了許多，

看那瞎子的眼命運

究竟有多大的本領！

然而他的情愛，

要過他的心神，

那是多麼難挨的。

滿腔都在沸騰！

這樣的日子過去了有多久，

就算安靜了是不是能長久！

那情愛是總又要醒的：

等着罷，不給你放心的。

真妃兒：——

好朋友，你講罷，

你扔掉了那些，

有點兒可惜罷？

阿樂哥：——

我扔掉的那些……？

真妃兒：——

你自己懂得——

那些故鄉的人，

還有故鄉的

城市，

阿樂哥：——

要可憐人！

可惜什麼？

你也知道，

你想得到

那是什麼！

那荒悶的城市，

不自由有的是！

那裏的人要成堆，

四面圍着了堡壘，

朝晨也沒有爽快的呼吸，

沒有青春的草地的氣息。

他們愛呢，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趕走，

出賣着自己的自由，

對着個像鐘頭；

對那一點兒錢，

還帶一棧鎖鍊。

我丟了什麼？是賣朋友的幹活，

是那些發瘋似的要錢的傢伙，

是荒謬絕倫的判決詞，

還是羅武揚叔的羞恥？

真死兒：——

然而那晚有天的喧聲。

有的提那花兒綠綠的龍燈，

熱鬧的玩意兒，還有酒樓的

姑娘們的打扮是那麽好看！

阿樂聲：——

城裏面的熱鬧那有什麼快樂？

那兒沒有愛情，那兒就沒有快樂！

姑娘們呢……你沒有他們的

珠寶跟首飾，沒有他們的

貴重裝飾，還比他們還呢！

你不要變心，我的親愛的！

我……就只有一個心願——

要給你愛情，

要跟你散心，

就流落也甘心情願。

老頭兒……

孩子，你倒還愛我們，

雖然出身是個富人；

可是誰要是事情了礙

自由就不一定是舒服。

咱們這裏好久就有一個傳說：

皇帝把一個人趕了出來，

叫他來到這裏過流浪的生活

（他叫什麼，我可記不起來，

雖然我以前知道他的貨姓大名。）

他自己已經上了年紀，

可是他的好心，却又活潑又年輕；

他的嗓子可來得稀奇，

像流水的聲音那樣瀟灑

真有聲兒唱歌兒的天才，

大家都愛上了他，

他就在那散奈河邊兒住下，

誰也不肯得罪，他

只愛講故事，真叫人捨不下。

他是什麼也不想，

又胆小又沒力量，

真像個小孩子。

只等着吃奶子，

打獵捉魚，都是別人替他幹，

河裏凍了冰，那可是真爲難；

冬天的大風雪，嘩啦嘩啦的吹着，

一層層蓬鬆鬆的雪在兒蓋着，——

蓋着這神聖的老頭。

可是，他仍舊不能動。

自己關心自己生活得痛苦。

東飄西蕩，他臉是那裏乾枯。

他說這是上帝的震怒。

罰他的罪過，叫他受苦。

他儘在等着饒恕。

可憐呵，總是愁苦。

就這麼滑着敦奈河流蕩。

多少痛苦的淚流得那麼寬。

還在那兒回想了又回想……

想自己的城市是離得那麼遠……

他死的時候。

悲傷的朋友。

還聽見了他的遺囑。

請他們把他的屍骨

一定要送到南邊去安葬，

死都記得這是他的外鄉。

阿樂哥：——

O，羅馬，O，偉大的國家！

這就是你子孫的命窮味苦，

愛情的，天神的歌曲家，

請你說罷：什麼是光榮？

是坟墓上的呼號，

「歌功頌德」的熱鬧話。

一代一代傳下去的聲名！

還是在草埋裏借著祖靈說話。

夜裏聽著風聲的響亮。

圖說世界地理

過了兩年，這些和平的交關

仍舊是那樣廣羣的流浪，

照舊是那樣歡迎，

到處有的是安靜。

阿樂哥拋棄了那鎖鍊似的文明，

自由自在，和他們一樣，

沒有什麼可惜，也沒有什麼擔心。

就這麼一天天的流蕩。

仍舊是那樣的，

仍舊是那樣的——

以前的事情，

甚至於忘完了；

茨岡的生活，

他已經過慣了。

他愛他的過夜的草堆，

愛那永久的懶惰的沉醉，

愛他們講話的腔調，

又寫亮又那麼單調。

那個毛茸茸的熊，

丟掉了自己的洞，

也住在他的篷帳，

倒像個客人模樣，

沿着荒郊野地的道路，

跟那奧爾多人的蹄子。

纏綿在村莊上去跳舞，

這人圍了一個圈子，

人家小心珍貴的。

牠可騰騰腫腫的，

發那麼嗚嗚的叫着，

把陳後的鎖鍊咬着。

老熊兒揮着旅行的手杖，

懶倦的敲着鼓兒。

阿樂哥唱着歌兒，

牽着那個熊兒；討點兒賞——

丟一個圈子，討要難得的好處，

去收大家的錢，誰願意就給……

晚上來了，他們三個人一塊兒

蓋着人家沒有收斂的小麥；

老頭兒睡着了——什麼都安穩了……

籃棧裏悄悄的，那盛鳥獸。

老頭兒的臉已經快要凍了

响一响那青春的太陽

暖了一下籠，女兒可唱動了，

她裹着棉絮就那麼唱，

她唱她的愛情，

叫阿婆哥擔心，

阿婆哥的脸

蒼白的可憐。

那老頭兒……

「我的大丈夫，

可怕膽丈夫，

你就聽我，你就聽我，

我不怕刀，我不怕火，

我的心腸鐵硬，

看見你就要恨；

我等了另外一個他，

就是死，我也要愛着他。」

阿榮哥：——

別做聲。酒歌真叫我厭煩，

還嫌的野腔調，我不喜歡。

鳳兒：——

你不喜歡？那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唱我的歌兒，我唱給我自己。

阿樂哥：

「你就聽我，你就饒我，

我可不是什麼也不說。

我的大丈夫，

可怕的丈夫。

你不爲知道他，

你別想知道他！

他比春天還新鮮，他比夏天還熱烈：

他是多麼愛我！多麼勇敢，多麼年青！

那天悄悄的晚上，

說起你的白頭髮，我還笑得要命。

阿樂哥：

別做聲，真妃兒，我滿意。

真妃兒：——

我的歌兒，你懂了沒有？

阿樂哥：——

真妃兒……

真妃兒：——

我唱的就是你，

你要生氣，有你的自由。

（他走開唱着「我的老丈夫」等等）。

老頭兒：——

對了，對了，我記得了：這一首歌兒

還是在我們的時候唱起的歌兒，

就這麼唱着好玩，

大家都已經聽慣。

從前在作古橋的荒野，

就浪蕩的冬天的長夜，

我的馬提亞對着火兒，

搖着女兒唱這首歌兒。

過去的那些年代，

一天天的消滅，

暗淡得記不起來。

獨有這一首歌，

簡直和生了根一樣，

深深的記住心上。

安靜得什麼也……

南方，南方的夜……

那碧青的天上

掛着一個月亮。

真兒兒把老頭子叫醒！

「阿樂哥多可怕，O！父親！

他做着惡夢。你聽聽：

他在哭着，又在啼。」

老頭兒：——

別動他，別做聲：

俄國有個傳說：

現在半夜三更，

死神總是壓着

睡着了覺的人，

呼吸就很難過，

你，現在別做聲。

來跟我一塊坐。

真妃兒：——

父親，他在悄悄的叫「真妃兒！」

老頭兒：——

他在我你呢，雖然做着夢！

可見得還是他看着真妃兒

比整個兒的世界還貴重。

真妃兒：——

我對他的愛情可已經冰冷，

我的心要自由，我實在氣悶。

我已經……可是，醒些，你有沒醒？

他又叫了另外的一個人的姓名。

老頭兒：——

是講的？

貴妃兒：——

你也沒有聽清？

他啞着聲音的嘆息

咬著牙齒的發狠，

多麼可怕！我去叫他醒。

老頭兒：——

何必呢；不要把夜神趕走。

他自己會走的。

貴妃兒：——

他在翻身了……

他醒來……起來了……他在叫我……

我去看他。再見，你也好睏了。

阿樂哥：——

你那兒去了來的？

真妃兒：——

跟父親

一塊兒坐了半坐。你好難過！

什麼鬼圍住了你，你的心，

在癡癡苦够了。真嚇着我！

你在夢裏咬牙切齒的叫我。

樂哥：——

我夢見了你。彷彿是你和我……

唉！我看見了可怕的幻想。

真妃兒：——

你，別信那夢裏的怪現象。

阿樂壽：——

我麼？唉，我什麼也不信；

誰也不信，甜言蜜語也不信；

就是你的心，我也不信。

老頭兒：——

你幹什麼時時刻刻的操心，

幹什麼要嘆氣，唉聲，

我的發瘋的青年人，

這真的是自由的？

天是清的，老潑行的

光榮就是美靈，不要哭；

煩悶死了，你自己吃苦。

阿樂哥！

父親，她不愛我。

老頭兒

朋友，你別難過，小潑。

他是個小孩。

你的發愁真沒有道理。

你那樣的愛。

又難又苦，女人的心理。

可來得個隨便；

你看那兩天場。

牠的光輝順使的

平等的照着整個天下

牠就這麼隨便的

射著一片雲，那雲底下

可還是燦爛的光芒。

但是，你看牠已經又

移到了別一片雲上，

仍舊又不會有多久。

誰能够指示天上一個地方，

給月亮說多移動就不行（給我從東潭蘇中取出）

誰又能够寫着輕年的姑娘，

說：愛着一個不准變心！

(註：以下係從另東東稿中抄出)

你真心些罷！

阿媽呀：——

她以前多麼愛我！

多麼親熱的待我。

就說晚上罷

在曠僻的寂靜裏獨自

總和我一塊兒談天！

她充滿着孩子氣般的嬌

還有那可愛的嗚嗚啾啾

或是溫柔的擁抱，

會把我的愁悶

一下子變得……

現在怎麼樣呢？

真兒兒對我愛慕了！

我的真兒兒竟冷淡了！

老頭兒：——

你聽着，我給你講我自己的故事。

要知道，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莫斯科人邊後有恩嚇敦奈河，——

（你瞧，我記起了簞的悲哀，阿榮哥，）

那時候我們害怕着蘇丹，

歸那個帕薩蒲札孔謨管。

他那高高的堡壘在亞克蘭曼

那時候呢我還年青，我的心肝

正在游盪着的刻在一邊，
我的頭髮沒有灰白一樣。
年青美人之中，一個……
我真當他太陽似的賞識。
後來呢，他終究成了我的。
唉，青年時代是容易過的，
真只像流星那麼樣一閃。
我的愛情可比這個還短：
她，呀，我的那馬利烏拉。
只愛了我一年。有一天，
我們在卡古爾的水邊，
碰到另外一對茨岡兒：
由腳底下，搭了籃板，

一塊兒歇了兩晚上。

第三天他們就動身了，

馬利烏拉，丟下了小女兒，

就××跟着他們走了。

我安安穩穩的睡着覺兒。

天剛亮我醒過來，沒有了！

沒有了我的愛人，我着叫着

一點兒影子也沒有

真妃兒也哭了，儘在吵鬧着，

我也哭了！……從那時候

世界上的姑娘們，

我××也不過問，

寂寞得我一個人，

再也沒有希望了。

阿樂哥：——

你怎麼沒有立刻趕出去。

追着那個，忘恩負義的，

和那個野獸，怎麼沒有法

一刀刺破那刁貨的心裏呢？

老胡兒！

幹嗎？青年比鳥還自由。

誰能管×得住愛情呢？

快樂也讓大家去輪流；

過去的，是回不來的呢。

阿樂哥：——

我可是不能够那麼幹。不行；

我也不爭論，可是我也不能夠放棄

我的權利，

至少，也要痛快的報仇，才行。

要是無底的海岸邊，找到了

睡著的仇敵，

嚇！我賭咒，我的脚尖也不肯饒他；

那哪，就是他不曾抵抗，

我也要把他推近海洋，

我變色也不變，我要兇狠的笑他，

笑他那突然驚醒的恐懼，

聽着他撲隆通的掉下去。

年青的茨岡：——

再，再親一個嘴！

真妃兒：——

快些！

我丈夫又兇又愛吃醋。

茨岡：

再親一個……要長久些，

爲着分別。

真妃兒：——

……（以下未譯）

——秋白譯

「茨岡」，通常稱爲「吉卜西人」，也有譯做「波西孝人」

的。是利安民族的一系，來自印度，流轉於歐亞大陸。精音樂，能巫術。在俄國稱他們爲「茨岡」。

這首詩是普式一八二三年十二月開始寫，在一八二四年完成。爲普式度初期浪漫的拜倫主義詩作的最後一部。這時普式度已脫出浪漫主義的時期而進入寫實主義的創作時期了。據說「茨岡」的寫成是普式度在南俄貝薩拉比亞過漂泊生活時隨着一羣吉卜爾人在曠野裏放浪，和他們變化多端的生活接近時所得到的印象。

譯者祇譯了全詩的四分之三，便永久的安息了。而且祇有這詩的前半部計四百三十八行會由譯者登錄在一個清本上；後面的七十七行，還是從許多零星紙片中整理出來的未定稿。共計譯了五百十五行。普式度的原詩爲五百六十九行，譯者並沒有按行翻譯，略略在行數上增長了，按之原詩是譯到第四百三十三行，還剩下二百三十六行未譯。

在這部未完成的譯稿中，處處都可看到譯者的慎重精密的
作精神。在許多零碎的紙片中間，他在一些行句間標明了許多記
號，權衡着音節的抑揚；還劃上許多小方格，試驗着字句的短長
；也試用他的初創的拉丁化新文字來寫錄。他在清本的襯頁上用
他的最初的拉丁字寫着：「這是我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話寫詩的
嘗試」。普式庚底詩的活潑的語言，從這裏得到了無比珍重的靈
活的介紹。這是每一個詩歌工作者，都可從這兒學習語言的運用
的。

關於「茨岡」的中譯本，曾有過好幾篇翻譯：黎烈文先生根
據P·梅里梅的法譯本重譯過一篇散文，叫「波希米人」；盛成
先生譯了一篇叫「無國遊民曲」。

這裏，將盛成先生所譯的後面幾段錄於左（爲求人名的統一
起見，已由編者將這段中的人名根據程譯更動了）：

真妃兒：——

再會吧……現在他還不會來哩，走喇……

茨岡：——

說……我們下次甚麼時候再見面嘍？

真妃兒：——

今天晚上……等到月兒落了，在那邊，在小岡子後面的墳上

面……再相見。

茨岡：——

你騙我……你不會再來的……

真妃兒：——

快走……他來了……我見了他……我一定來，好友。

阿樂哥睡着。一種混亂的幻象騷擾他的靈魂，他大叫而醒，
伸出他的臂，

他的手兒這觸摸着那冰冷的臥被，

他的伴侶很遠哩……戰慄着，他立直了

而靜聽着……一切沉寂……他反驚嚇不已；

寒氣捉着他，寒熱纏住了他；起來，

他走出篷帳，四處徘徊着，很可怕地，

他三級烈卡車底四圍湧浪着……悲哀，

靜極了，田野沉默着；月色暗淡，雲兒

層層蓋着月兒；微微辨出光明星兒，

一線的遠光，一線的光芒，一條道兒，

界線不甚劃清的道兒，經露潤飽了，

通到小岡上，遠離着草原；阿樂哥，巧，

不覺忍耐，憑着他的血氣，走上凶道。

在那道兒的一旁，在他的前面，遠遠

已現出一座白的坟墓，他的一雙腿，

顫搏着一種隱昧的預兆，使他憂苦，

他的雙膝發抖，他的雙膝無力……他去

而忽然間……是不是一場夢？他瞥見了

不遠有兩隻影子，並且他聽到喃喃

一片對話聲在受了殘廢的坟上說。

第一聲 時間到了！

第二聲 等一等……還早。

第三聲 我的愛人，時間到了！

第四聲 不不！等一下……天將明了，天明再上道。

第一聲 可憐了。

第二聲 你看你的愛何等的怯懦……停一刻不好！

第一聲 你要害了我了……

第二聲 一刻……還早。

第一聲 假如我的丈夫醒來而不見我了……

阿樂哥 我醒了。你們向那裏跑？不焦急，還早——你們在這

裏，不是很好嗎，靠近坟墓。

真妃兒 跑！趕快逃，逃啊！我的朋友，趕快走啊！

阿樂哥 等一下，你往那裏去，青年人，站住！住！（他拿匕

首刺殺了他。）

真妃兒 阿樂哥！

茨 岡 我死末！

真妃兒 阿樂哥你殺了他，看你一身都是血，哦！你做的事！

哦！你究竟是何居心？

阿樂哥 沒有甚麼。你現在來呼吸他的愛情。

真妃兒 不，够了。我不怕你，我輕視你的威嚇而我詛咒你的

罪狀，詛咒你的人格。

阿樂哥 你也要死啊，好吧，死！

（他拿匕首刺殺了她。）

真妃兒 我死也還是愛他，男子！

黎明照白了東方，

小山的後面，曙光，

阿樂哥刀在手裏，

血污着他的全體，

睡在墓碑的前面，

兩隻尸骸一對頭。
坐在墓碑的上面，
鬼徒形骸極可怕，
一羣哀怨的游牧，
備法般環繞着他；
就在附近的地方，
他們掘成一口穴。
婦女來排成行列，
哀痛而吻着死亡。
她們吻她們的兒，
離有他，老人父親，
立着不動，哀痛時，
好像啞子的傳神。

望着他女兒無聲，
尸身抬過去下葬，
一對青年進冷墳，
阿榮哥遠遠相望，
等到最末一鏟土，
蓋在兩人的身上，
他垂頭默然無語，
一直滾落在草上。

於是，老人走近來
而說道：「離開我們，
去吧，傲慢的蠢孩，
我們是野蠻民族，

我們沒有那法律，
我們不罰任何人，
我們不治人的罪，
血和恨都於游民
無益，徒然地無味。
但是我們不願意
同兇手一起生活，
你非生來的同類，
托着野人的衣鉢。
你只知你的自由，
你只知爲你自由；
你說話使人驚駭，
我們是懦怯不解，

我們是好人，你嘍，

驕傲而兇惡，你嘍！

趕快離開我們罷；

再見，祝你安甯呀！

他說！而，一羣喧噪中，大隊，一羣游牧，

無國游民，離去了凶夜，迷漫底山谷。

不多時，在草原的天涯，消滅了踪跡。

一輛唯一底鐵烈卡，蓋着一條毡毯，

可憐的毡毯，留在行兇殺人的地方。

屢次，如此，冬之前期，黎明，發光時日，

當時一羣雁鷺，在田野間不斷翱翔，

而，高鳴一聲，向着南方飛去，忽然間，

其中一個，被鉛彈重傷，憔悴而離羣，
不能再展受傷之翼，只可放棄前程。
夜突進了。無人，在黯淡的車中生煙。
而直到天明，無人在掩帳之下安眠。

結句

由於歌的魔力，
苦樂之時回憶，
記不清的火燄。
在有些的大地，
喧震可怕之戰，
何時始能停演！
俄國平定土國，
指定確切疆界，

我們老遠多麼，
雙頭鹿兒佳話；
過去的光榮在，
我曾在草原中，
遇着和平民衆；
游民的兒女們！
和平的兒女們！
自由的兒女們！

孤獨之中我飄泊，
隨着他們漫後獵，
分食些淡泊之物，
而睡在船門之旁。

他們前進在長途。

我愛聽他們的歌聲，

歌尾的快樂疊句；

媽媽好久我再吟：

溫柔名字瑪琳嫩，

可尊敬底瑪琳嫩。

可惜幸福也不查你們的哀面，

哦，自然界可憐苦命的兒子們！

破的篷帳，始識破悲哀的夢景。

你們游民部落，不能逃脫不幸，

到處是必不能免的情慾盛行，

八生如何將迷思難逃的天命，

普式庚怎樣寫作？

蘇聯 四·阿胥金作

普式庚在一篇批評文字中說過，「有了天才而不努力寫作，也還是不能從事於詩學」。在另一篇中論及靈感時他着重指出，「沒有經常的努力寫作便談不到什麼真真的偉大」，這是藝術創作的必要條件。

• 這些意見是普式庚全部創作生活的基本口號。

所謂靈感，照普式庚的定義，決不是從天上降臨下來的什麼啓示，如對爾爾文所說的：「詩人沉溺於其感覺中，燃燒着那種所謂幻想的高度火線，於是狂喜着，抓住鋼琴而唱着，他的心使他……在直接的靈感中也沒有聯系也沒有冷靜的思考……」普式庚反對此種蒙古風的靈感的理解說道：「靈感是將精神支配於活生生的印象採取與極

念的判斷，以及它們的解釋。靈感需要於任何學中，和在詩學中一樣。狂喜勢必取消了默思——美的必需條件。狂喜在整個方面說也不是一部分智力。狂喜不持續，不經常，因之，不能產生真實的，偉大的成功。

普式庚從維爾廷諾村寫給他友人發連特涅夫的信中說：「啊，我寂寞的！就想打想：平原接着平原，鄰近——沒有靈感；馳馬前去——這就來了。寫吧！想到什麼寫什麼吧，誰也不來阻礙你。我已寫你準備好些東西，有散文，也有詩篇」。

普式庚對於普式庚是特別適於創作而有成果的一個時期，「秋天來了」，普式庚亦寫給發連特涅夫的一封信中說道：「這是我所最喜歡的時間，我的身體照常強健起來了，我的文學勞作時間到了」。他總是於初秋時身壯氣爽。在維爾廷諾村到十月中旬。在「在這個時期中他總不會來不及，」發連特涅夫在回憶中說，「完成他在這一年中所準備

要麼的一塊。

因此，對於普式庚必然的有效的創作條件是：默思，獨居，與勞力寫作密切地聯系着的靈感。除了喜歡在多雨的秋天一個人關在屋子裏寫作以外，類似其他作家所特有的怪僻普式庚一點也沒有。「有一間簡單的屋子來從事於寫作，」亞·可夫寫第一篇普式庚的傳記時說：「對於他甚至是一種天才需要與生產條件。他不喜歡在其房內掛上圖畫，一間單調空洞的比一間裝飾着鏡架雕像與富麗家具的奢侈的屋子給他以更多靈感。」

詩人台尼斯·達維多夫不只一次說過，「普式庚一口氣把詩寫成了，但塗得很多。」的確，普式庚的手抄原稿上修改的非常多，這證明他曾費了極大的努力才能在文學方面是那麼燦爛的收穫。

普式庚不是一個即興詩人。那些由興之所至而寫的詩除極少的例外，都是每奇式的。他想到，就用手裏的筆創作出來了。在創作高潮

到來的時候，充塞着抒情的激動與感應，所謂「鬪際思潮起伏，旋律也迎面而來，於是指頭向筆，筆向紙有所要求了」，普式庚在這樣的時候，忙着自由地作詩，但並不是已經完成的作品。他立刻塗去了某些字句而另外補上些，在草稿空白上加以附註。或將塗去的恢復了。有時重新把恢復的取消了，而以一時想不到新的字句來代替。草稿上佈滿密密層層的塗改網，直到詩篇一般的畫面顯現為止，其中有認為不完功的字句，多半是關於旋律或音韻方面的。普式庚原稿一再塗改當然並不是說明他沒有能力創作的辛苦，而是表示他的形象與思想豐富有餘與爲筆墨所難以表達於紙上的詩的連續音節。有時詩人的思想在創作的激動中離開了他的基本題材，他便在草稿上另外寫了一首，在詩思的潮流弛緩起來的時候，空白上便產生了許多速寫漫畫。或與本體間聯繫有關的，或僅是偶然想到的一種音韻。

對本文稿塗改極爲直覺不太清楚時，音式庚原稿或原稿一掃。

這第二張清稿立刻又變成了糊塗的草稿。普式庚的詩篇每一行都經過極細心的格調上的修飾，時常加以結構的改變。經過普式庚第二次騰清的詩稿多半算是最後完成的底稿，雖也有些作品甚至重抄了三四次而仍不能作為最後的決定。

這裏僅是普式庚作詩步驟的簡略說明，且歷年常有變動。詩人仔細地保存着一切手抄本，草稿，計劃與註解，且常常經過好幾年以後，重新檢出舊稿來改作，力求以和諧，簡短與明晰來表現出某種形象與思想。

華運理·勃曹索夫，大詩人，詩學理論家與政論家，關於普式庚的天才藝術說過下面的話：「看一看普式庚的工作，你就會知道，他怎樣從起初的思想與形象的混雜中整理出頭緒來，又怎樣逐漸把詩句完成起來，不但明晰正確，而且非常出色，對於俄國詩人，除了精細研究普式庚在草稿上的改正以外，可說沒有再好的學樣了。這裏頭精

測他爲什麼不用那種音節，爲什麼一種形容詞換了另一種，爲什麼他要改變或塗去這一類或那一類字句。」

普式庚的散文作品的手抄原稿，藝術創作也好，批評文章甚至信札也好，和詩稿一樣，無不塗滿了修改，因此從這些作品原稿上也可以看到這位「峻嚴的藝術巨匠」。

「正確與簡明——這是散文第一重大的價值。」普式庚寫道，它要求思想再思想，——沒有思想便談不到任何美妙的表現。」因之普式庚在其散文寫作中也嚴格地遵守着自己所提出的條件。爲求簡短起見，他刪去了轉移讀者對小說基本路線的注意的故事斷片，縮短長度，更改他認爲是「無生氣的隱喻」，以達到富有表現性，正確性與單純性。

普式庚有一次和友人談到，「倍爾金小說集」時，更清楚地指出來說，「寫小說必須這樣寫法：簡短與明瞭」。

普式庚所謂經常的努力不僅在於直接創作技巧方面（描寫與
，而且在着手寫作以前。藝術作品的創造，其計劃的規定，如
不先事準備都是不可能的；從書籍中或對生活的觀察中搜集材料。普
式庚的藝術創造便是長時期精細收集材料的結果。

爲了準備寫作「鮑里斯·郭杜諾夫」，他埋頭研究莎士比亞，席
勒，亞爾費里，及其悲劇的技術；閱讀加拉姆辛的俄國歷史，歷代史
記，癡愚者生活的紀實等。因此他說他的悲劇是「誠心誠意研究的結
果」，這話完全是對的。他的一切創作都有這樣的一種準備。用心地
研究了彼得一世的時代，方寫成了詩篇「普爾泰伐」與小說「大彼得
之奴」，直接對賭博者的觀察，上流社會的未嫁老女人關於過去一個
世紀的講述，喀薩諾反冒險者回憶錄的閱讀，——這一切給他以材料
來創作「鐘形的皇后」，爲了要寫「甲必丹的女兒」，悉心研究蒲格
喬夫暴動的歷史，普式庚不但找遍了一切出版的材料，並且盡可能去

翻文書庫藏，熱心地在彼得堡與莫斯科的國家文書保管局裏「找尋新大陸」，並在私人處渴求「蒲格喬夫契那」同時代人的筆記。爲了更活生生地領略這一個時代，呼吸著它的空氣，在親眼見過的老人口中探索過去事變的回響，普式庚赴「當地」——喀什，奧輪堡，烏拉爾草原上去旅行。

在他從旅途中寫的信裏面，充分表現著這位藝術家歷史家的創作歡快，以敏銳的眼光找得他到需要的材料，把握著過去一個時代的活生生的回響。

「在喀什」，普式庚寫給其妻子的信中說，「我伴同着老人，和我的主人公同時代的人，徘徊於古城的遺蹟，問了他許多情形，並寫下來了，我非常滿意，總算不虛此一行。」在另一信中他對其妻子開玩笑似地說道：「我一路覓訪七八十歲的老人。那些較爲年輕的……六十歲左右的不是我的對象。在倍耳特村，這裏蒲格喬夫會駐留了六

像康老矣，我有錢辦了個。Doris 她在那邊又開了一個
七折左邊的哥蘭克老女人，她對於當時的事情和我們對於一八三〇
年的一個記得那麼清楚，我總攔不得離開她，對不住，也不再想到你
了。引引式庚海到了。一個滿格喬夫的同時代人，高興極了，因為他可
以獲得不少歷史的材料。但如他所謂「那個哥蘭克老女人給我以工作
的糧食」引引式庚海的印象他總忙著寫下在筆記本上，使之以後得再
翻開查出來校閱他的觀察並在其小說中灌輸以「歷史的真理」。

到了秋季，哥蘭克式庚海到鮑爾廷諾村去，從事整理所搜集到的材料時
簡直手不停筆似地寫作，他在信中告訴他的妻子以每天的工作情形道：
「山七點鐘醒來了，喝了咖啡便一直寫到三點鐘（他繪着寫的）。三
點鐘煮咖啡，五時——入浴，然後邁騰馬鈴薯或麥粥。飯後閱讀到九
點鐘為止。這便是我的一天，差不多天天如此。」這就是說，在創作
高潮時期，哥蘭克式庚海每天連續工作八小時，然後經過兩小時的休息，

再從事於約四小時的閱讀。

普式庚

「藝術巨匠」是他那一個時代的最有教養人物之一。

據傳記上說，「除了他從高級中學校出來後開始的科學生活以外，他並沒有像普式庚那樣用於學業」。他會哀痛地說：「我們這兒只有少數作家是有素養的，大部分都是淺薄得很」。他認為普通教育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品格，會有一次，不是說着玩，他爲那類科學與醫學那種由於認識不足的輕率批評很覺生氣。

由於普式庚的學問才智是非常廣博的，由他的藏書室（俄文、法文和奧文、拉丁文）也可證明他所研討的問題的多样性：世界文學的精選、民間傳說，地理，政治經濟，醫藥，……都在他的研究的範圍中。

「閱讀——這是最好的學問，」——他在給兄弟的信中這樣說過。他自己幾乎讀破了萬卷書。書籍對於他是生產的工具，並化了不少錢來購書，他曾戲擬着說：「這好似一個玻璃匠爲了購買其必需的金

而不得不破產。

以大賦的異乎尋常的記憶力，普忒庚，如他的「一個友人所說的」能記得一切他在書中所搜集的寶貴材料」。他那淵博的學識使專門家們驚服。一個有名的埃及研究家古梁諾夫在和詩人談話中對其關於語言學方面的豐富知識驚奇不置。

普忒庚，和少數同時代人一樣，能領受文化遺產，他「如勃魯諾夫所說」「吸收了千年來所給予的一切」。在他的詩篇中與散文集中幾乎反映了一切國家與時代：古代的東方，歐洲的中世紀，希臘的一切國家與民族，古代俄羅斯，彼得時代，和他同時代的俄羅斯的歷史。

，普忒庚是個頂水連的工作者。他開闢了許多新的道路，「從新建立文學語言，創製各種的文學風格與類型，不僅是詩人，小說家，批評家，而且是文藝理論家，政論家，歷史家，一個當時最好的文化

雜誌的編輯兼出版者。可是普式庚一生的文學活動總計不過三十五年。他的燦爛的，狂暴的與熱情的生活精華也不像一個研究家裏的學者，只是在書堆裏與紙上做工夫的生活，他能把擱着時間，建立自己的勞動紀律。

對於普式庚的創作特別不順利的是他生時最後的幾年。尼古拉二世給他穿上了爲他所痛恨的侍從軍官的制服（他稱之爲「醜惡的外套」）。詩人不得不離開了創作生活，而去「鬼混於宮庭跳舞場中」，後來據說爲了他不常穿規定制服而獲罪，他渴望着離開彼得堡，「將書籍搬到鄉下去匿藏，可是尼古拉的鐵手抓了他在宮庭中不放。在這樣「社會」中生活着需要極大的費用，普式庚負了債，且爲妬情所害，但他仍不停止工作。

於他生命的最後二天，決鬥的前夜，普式庚以非常強烈的意志仍維持着自己所規定勞動紀律。他從事於「當代人」雜誌的編輯事務，

在出去決鬥的前一個鐘頭，他還寫了一信給伊西莫華，要她多譯他給
雜誌選定的高乃依（Corneille）的悲劇。

——克夫譯

EXERCISE BOOK

柏木房架設計

川北建築公司

曾加保

